

女人攥着命根子的皇帝

他是男人，却宣泄不了男人的欲望

他是皇帝，却只能看着女人的眼色行事

光绪皇帝

上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光绪皇帝/赵辉著.-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1998.7

ISBN 7-80139-254-X

I. 光… I. 赵…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②传记
小说-中国-当代 N.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19024 号

中国人事出版社出版

(100028 北京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昌平百善印刷厂印刷

*

1998 年 8 月第 1 版 199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27

字数:750 千字 印数:1—20000 册

定价:39.80 元 (全二册)

序 言

光绪，作为大清国的一代帝王，既是一个幸运儿，又是一个悲剧儿。说他幸运，他仅是一个王爷的子孙，与竞选帝王的候选人差上一个等级，但却歪打正着，在父母都极不情愿的情况下，小小年纪就入宫当上大清国的第十一位皇帝。他所生活的时代也是一个跨世纪的时代，当时的大清王朝虽风雨飘摇，大厦将倾，但许多有为的知识分子都已经睁开了自己的眼睛，渐渐觉醒了，感受到了外面的吹佛与浸染，他们要甩掉古老中国文明中那桎梏社会发展的东西，开始向西方求“技”求“制”，真正把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用到实处。光绪也感到了西方文明优越的一面，主动“拿来”，试图改制兴国，他一直把恢复先祖的辉煌作为自己奋斗目标，并脚踏实地的做了，他是大清所有帝王中最能接受新事物的皇帝。他在甲午中日战争中表现出积极抗战的豪情斗志，在戊戌变法中拿出誓与新法共存亡的勇气都给历史烙下了痕迹。他推行的变法是失败了，但本书却描写了他在改制中的成功，事实上，几年后，坚决反对变法的老佛爷不照样颁布改制吗？

其内容和光绪当年的内容又有什么两样呢？他把变法的观念播撒在国民心中，时代的风雨使这个种子发芽成长，这是新的生命，是谁也摧毁不了的。

另一方面，光绪又是大清朝所有帝王中最富有悲剧色彩的帝王。他虽居高位，却只有皇帝之名而无皇帝之实，处处受制于太后的挟制。不能保护生身之父；不能保护心爱的人儿；甚至连一棵树也保护不了。他没有权拒绝签订卖国条约；他没有权把新法推行到底；连娶谁做妻子的权利都没有，他还能做什么呢？他反复说自己不是一个男人，至少不是一个称职的男人。可他又多愁善感，为情忠贞，勇于反抗却不敢反抗到底，也许有人怨他，指责他无用、窝囊，但当你读完此书的时候，也许你会说：他的命运是由他的性格决定的……

本书还让你了解到后来影响中国的许多志士与奸雄的早期生活。从大历史的角度讲述故事，又从故事叙述的角度反映历史是本书作者的孜孜追求。

赵辉于风雨阁

1998. 7

目 录

(上册)

引 子.....	(1)
----------	-----

第一章 不愿当皇帝.....	(6)
----------------	-----

一、洋教案的背后	(6)
----------------	-----

“老佛爷都怕洋人,何况咱们!”

“让洋教士知道咱大清的百姓不是好惹

的。”小安子偏不信邪，结果头被砍了下来。

丁定桢听到犯人越狱，吃惊非小。

二、遗诏之谜 (28)

“丁宝桢怂恿拳匪闹事，真是胆大包天。”

“皇上准备将皇位传给恭亲王。”

慈禧做出一个杀的动作。

同治帝染上了花柳病。

慈禧把同治帝的遗诏撕得粉碎。

三、皇帝爸爸丢了官 (58)

醇亲王听到太后要立他儿子为皇帝，吓得瘫倒在地。

小载湉搞不清，为何全府的人都向他下跪。

在对男人的渴望中，慈禧认识了醇亲王。

哥哥抢走了弟弟的情人，把小姨子嫁给弟弟作为补偿。

奕訢对奕譞说：“我们都是太后的挡箭牌。”

四、妹妹吃姐姐的醋 (81)

提起西太后，醇王福晋一阵酸楚。

虎毒不食子，自己却害死了儿子。

奕谿把袁世凯带回家，留在身边，想不到造就袁世凯一生的显赫地位。

第二章 分不清的母爱..... (108)

一、李鸿章隐藏一个秘密..... (108)

慈禧揪住光绪的耳朵怒斥：“再哭，我拧掉你的耳朵！”

光绪哭喊着：“阿玛，我要回家，我要回家。”

“蛇从屋顶掉下来，岂不预示我大清的龙子龙孙都要摔倒吗？”

“李鸿章又怎样？还不是朝廷的走狗。”

二、两代帝师翁同龢 (123)

“身为皇后，却想做一名采茶女，不可思议。”

提起翁家，慈禧想起一件往事。

阿鲁特皇后呼喊一声吞金而亡。

“只要你听话，皇阿爸一定不会对你凶。”

“东边的娘们儿，也不是个蠢蛋。”

三、皇帝不是天生的 (144)

古代帝王将相的故事，是光绪最感兴趣的。

作为母亲，慈禧把光绪看作自己的私有财产。

用泪和恨在心中筑起一座坟墓，把心爱的人终生理葬。

刀插在心中不叫痛，这才是一个“忍”字。

光绪问翁师傅：“什么叫不平等条约？”

第三章 笑到最后的人 (168)

一、神套的朱果 (168)

慈禧最忌恨宫人引诱皇上，特别是有目的地取悦于皇上。

朱果靠长白山的地气滋养而成，一次花期也许要千年。

长叙怀里抱着一个女婴，醒来竟是一梦。

光绪一见李莲英就觉得恶心。

李莲英交给皇上一个大白兔。

光绪抚摸着这把五百两银子买来的椅子，心疼地哭了。

二、挟制慈禧的王牌 (198)

慈禧在众王爷中最怯奕沂。

李鸿藻在同治陵前放声大哭。

吴可读尸谏已是白搭，谁还好再说什么。

咸丰遗旨是挟制慈禧的王牌。

这种粹宫，只有光绪到来才有几声笑声。

三、东宫之死 (227)

长叙生气了，这和尚要化走自己的一对女儿。

额娘每走一步，都似乎踩在光绪滴血的心上。

光绪一见翁师傅，就像溺水的人抓到救命绳。

光绪哭喊一声：“我要尿尿。”

突然一名宫女大叫一声：“太后，你死得好冤。”

第四章 情归何处..... (264)

一、亚热带的性格..... (264)

“就是长善老儿，西太后来了，老子也敢揍！”

“见了洋人就磕头，见了百姓就逞凶。”没有人在权力上打败她，但必须有人在肉体上打败她。

“我只是个垃圾桶，千古骂名都由我一人来装着。”

二、大内侍卫成了太后的心病 (286)

潜意识中翁同龢把光绪当作自己的儿子。

康有为说：“同治中兴不过是一种回光返照。”

师夷之技，更要师夷之智。

大内侍卫偷了宫内的珍宝外逃。

众人皆醉，唯我独醒，只有在独醒的时候，才能算计他人。

中了无影之毒，再高明的医术也查不出。

三、红豆生南国 (310)

恭亲王为大清立下多少汗马功劳,想不到竟落得如此下场。

只要见到文廷式,就明显地心跳加快。

京城应该办个洋文学校,皇上也应懂点洋文。

文廷式成了情人的家庭教师。

奕訢骂道:“福建船政大臣是个废物”。

“一个女人竟左右我们整个爱新觉罗家族,我实在不甘心。”

第五章 点不亮的洞房花烛..... (339)

一、同治的悲剧又要重演..... (339)

“朕最喜欢的游戏,就是把太监当马骑。”
光绪偷偷地溜出宫门,来到一个秘密庭院。

“我是一个宫女,怎敢做皇上的姐姐。”

“朕决不冤枉一个好人,也决不放过一个罪犯。”

“子臣宁可不做皇上,也要彩云姑娘。”

“把我比作安得海，就是诅咒我象安得海一样没有好下场。”

(下册)

二、选美大赛的优胜者 (371)

训政是想把光绪训成一只可任意玩耍的猴子。

我朝与洋人打交道得出一个道理：落后就得挨打。

一切都是命中注定，那就听从上天的安排吧！

文廷式不知这情是否有归期，这爱是否能结果。

选美大赛上，一个姑娘差点尿了裤子。

珍儿问：“老佛爷是个和尚吗？”

大清朝成了那拉氏的上门女婿。

三、糊涂的爱 (401)

“忍……忍，朕早已忍够了。”

奕譞夫妇觉得这位叫珍儿的秀女和自家一个死去的丫头很像，真怪！

“皇上翅膀硬，还要什么皇额娘！”

“皇上的见面定亲会，既在众人意料之中也在众人意料之外。”

“真没用”，光绪听到皇后的第一句话就是这几个字。

大火会给新婚的男女带来什么不祥，母亲也不知道。

第六章 爱之巢 (437)

一、令皇上害怕的太监 (437)

“我大清朝的屈辱岂是重修一个圆明园能够洗刷的？”

送走太后，光绪心里一阵轻松。

李莲英当着文武大臣的面，把光绪训斥得面红耳赤。

光绪把头埋在珍嫔怀中，失声哭了出来，象孩子见到母亲。

入宫不到一年，珍嫔成了太后的红人。

二、皇上保不住一棵树 (463)

皇上面前，女人是平等的。

白果的“白”字加在“王”上分明是“皇”。

奕譞一生与世无争，到头来还落得个惨死的下场。

“谁敢伐王府的一草一木，就先砍了朕的脑袋！”

珍嫔娇嗔道：“皇上就是坏，欺负女人。”

心中有一团火在燃烧，绝不是喝酒的缘故。

三、光绪的心病好了一半 (492)

心病还要心药治。

臣妾只是希望皇上爱美人，更爱江山。

一个真正的男人，大清国的第一男人。

武则天都能改唐为周，本宫也要做武则天第二。

作为女人，拴不住男人，是个十足的笨蛋。

胳膊拧不过大腿。

皇上听说过鑫斯门的来历吗？

第七章 甲午遗恨..... (517)

一、爱新觉罗氏并非都是软蛋 (517)

大清国的皇上，连像都没照过，真是孤陋寡闻。

臣妾穿上皇上的衣服照像，一定更帅。

过大寿的时候开仗是不吉利的。

李莲英看见老佛爷赤脚走在雨中，象个落汤鸡。

光绪一拍桌子道：“朕先改组军机处。”

如果把文廷式和光绪调换位置，也许文廷式会做得更好。

皇叔，朕给你下跪了。

二、打狗给主人看..... (542)

你们都是猪，连一个娃娃也治不住。

让他们吃点败仗，才知道是半斤还是八两。

大清国三万万臣民，难道一定要让朕亲自持枪上阵，血洒疆场不成。

光绪觉得自己是有名无实的皇帝，更是一个不称职的丈夫。

引 子

午后，鬼热的天气，狗都热得躲在荫凉里伸长舌头直喘。

整个醇郡王府在这闷热的午后静悄悄的，见不到一个人影，也听不到半点声响。

西院一间偏房内，一对男女，顾不上这盛夏的炎热，赤身裸体地拥抱一起，忘情地扭动着身躯，因久别而压抑心头的情火燃烧着。

就在他们到了“相看两不见，唯有敬亭山”的崇高境界时，却被别人看见了。

一个女佣来此房取东西，刚一推开门，见到床上的那场面，羞得头一低，转身就跑，一头撞在一个太监的怀里。这太监一向好多管闲事，一见这女佣羞得绯红的脸，就知道房内有戏，推门一看，果不出所料。

这还了得，偷情竟敢偷到王府了。

“快来人呀，拿贼拿脏，捉奸捉双。”这太监扯着公鸭嗓子一喝，不知躲在何处的人仿佛从地里冒了出来，都急匆匆向西院赶来。

喊叫声、跑步声、喘息声、叫骂声把静悄悄的王府搅浑了。

“这是哪来的野小子，竟敢来王府做这苟且事！”

“这骚娘们儿，还说是刚选进来的秀女，竟这般无耻地偷

情?”

“你小子别只顾看，快，快去报告给王爷，听他怎么处分?”

“去你娘的，快去!”

正在午睡的醇郡王奕譞也被刚才的吵闹声惊醒了，他睡眼惺忪地坐在太师椅上，刚端起茶杯就有太监来报，说王府内有人偷情。

一向笃信程朱理学，讲究人伦风雅的醇郡王一听说，就气不打一处来，挥挥手说：

“别说了，给我吊起来打，照死里打，真是岂有此理!”

“是! 王爷。”

王府前院，一颗高大挺拔、苍翠浓郁的千年白果树下，正吊着这位敢闯入王府偷情的野小子，四周围满了人。

“说，你叫什么名字，哪来的?”

“不说，再打，狠狠打，这小子挺有种的!”

“王府警卫森严，他是怎么混进来的?”

“那个宫女也不能放过，他们原先一定是相好的，进了宫，他这小子也敢追进来，真是色胆包天!”

“打，再打!”

皮鞭每抽一下，身上就多一道血痕。一人打累了，又换一人再打，不久，这人已被打得皮开肉绽。

“说，不说还要打!”一人气喘吁吁地说。

“啪!”又一皮鞭落下。

“不能再打了，这事不关他，都是我的错。”那位选进来的秀女哭喊着从里面跑出来，跪在地上，向举鞭的人求饶，“要打你打我吧，求求你，让他走吧! 我们从小青梅竹马，相爱多年……”

“嘿，不打你已给你留面子，你还给他求情，看样子你们感